

化也如是述喪紀以寓予感雷則祔其母夫人侯氏
白則葬其父願樂先生云

紀夢

至元十七年春某官真定夢先祖教武府君親告某
曰今濟源縣宋宰相陳堯叟碑文內王其姓者即王
氏遠祖也汝其識之廿年正月在燕與懷州劉節使
相會問及陳相石刻云濟源具有陳堯叟讀書堂故
碑但不知有無王姓者筆之以志異日求訪

紀夢

至元十九年八月二日夜分後夢行通衢見大井中
一異狀人跨青色鉅龜躍出地長丈餘身廣濶與尾
等修鱗濯濯可數若將前迎而後去余俯視井中水

波皆成五彩丹色殊煥爛也由中至井潛与所經遺
水濡濕尚淋漓然余遂蛇前行相去數步外因取砒
魔擲之者再既而余入一團焦避之蛇復來集其首
已化為馬又有數異馬飛舞環余而立初甚惕息至
此無復怖矣尋登一紫閣少頃從閣之西道木陛下
降乃寤

月異

庚辰歲十一月十一日長至日日日出三大許月現東
北丑位間去日百餘丈其上數丈陰魄團團畧無約
虧欠至寅方移時乃滅因念月與玄象經緯空際太
陽既出自掩而不見今太陰於陽生之朝晝見與日
並光又未嘗月出東北方者吁亦異哉

劔戒哀梁子也

梁奉議仲嘗與予聯事於憲司者凡四年十九年冬同在京師乃告予曰僕有一劔頗古而屏利自落吾手每臨靜夜屢聆悲鳴比復作聲錚然也且聞百鍊之精或嘗試人者則鳴世傳以為劔戒予疑焉自此金孽戒也非也既而梁以事南還陳留家到四日而卒吁亦異哉因念張華授干將而告凶鄭達得吼劔而怪至夫金鏞木鐸中隱大聲若無因而自鳴則為不祥之金梁以劔異告予至其死時僅四十九日得不為劔之孽乎梁諱秉常熟人性機警持事峭急寡讓得耳五十有三金尚書梁肅裔孫見所藏世譜云至元廿年歲在癸未端月十有一日王惲書

鹿庵先生卒日

至元三十年癸巳冬十二月廿三日鹿庵先生壽九十二歲無病而終先是公靜坐間忽張目仰視屋簷曰我於此居得箇月旬日間尔及薨適滿其數氣比絕呼家人令具鞍馬曰可與兄去矣隨有大星墮於寢室東山其光益炬然曰兄者蓋同母兄文勉先生也受民榜進士第嘗為某縣令終恒山幕官明年二月其婿李惟賓築東平府瀕城縣三十一年四月五山齋說如此

家府遺事

先君思淵子通天文又善風角辛亥夏六月憲宗卽位明年壬子秋先子以事至相下九月初客

鶴壁友人趙監推家一日風興見東北方有紫氣極
光大衝貫上下如千石之困時磁人杜伯鎮侍側指
示之杜曰此何祥也曰天子氣也杜曰今
新君御世其應無疑曰非也十年後當別有大聖人
起非復今日也渠切記無忘第老夫不得見耳至元
十五年予過滏陽與杜相會話間偶出元書片紙相
付且歎其先輩學術之精有如是也

國朝奉使

大元

太宗朝奉使宣撫王公端楫字
幽人有文武才
略金季舉進士不第以武弁降
太祖聖武皇帝即授宣撫使佩金虎符時年三十至

太宗朝丁酉歲假御史大夫持節使宋議和雖往返
十年有皇其華風義言言竟逆我議不韋使軺北還
前次荆南疽發背卒年六十 時癸卯秋也道號紫
岩翁有文集并使宋錄藏於家元貞改號六月十日
偶過其家孫元德因出示公秘閣畫像介冑弓劍姿
爽蓋儒將之偉者元德風彩甚肖其祖及觀楊紫
陽楊西庵呂大鵬張徽商左山祭文盡贊題跋等篇
又說公比卒前數日夢一青衣童子傳玉溪東館主
人未既抵其處宮觀甚麗止公侯門屏間少頃出報
曰公旬日後當主是館吁亦異哉又觀馬雲卿所畫
人樣吳妝五星迺奇筆也其金水二女形皆散髮金
主殺故杖劍水持筆者或謂水官主錄過木捧蟠桃

火四臂上擎隨輪散火下操弧矢當前一大星旁射
土則扶杖而已

六帖說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奉門載唐制曰開元
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
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
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
帖云者取中貼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遂中選也

金制

金人立國作制頗詳雖服御飲膳皆有法以維之然
化敵則奢麗奢則矯矯則弱弱則萎靡而不振恐亦
取亡國之一端也今日因餒粥糝不可對齒偶思穆

若卷如之事為感而筆之

冠冕始制

或者以金人盤領上服與西域數積尖冒皆出本俗
余以為盤領漢之曲領尖冒古弁之制也今晨讀戴
禮冠義得鄭氏冠禮起早晚之說稱周公對成王云
古人冒覆而勾領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勾領繞頸皆
以羽皮為之至黃帝則有冕弁又云帝造火食旃冕
而用布帛代為羽皮乃知二物皆三皇已來之遺物
也又如山東民家至今亦以長幅皂繒蒙纏首髻西
域人用絺縵纏繞其首及食齒人冠絳纒以冒頂髻
者其亦本於此歟嗚呼禮失於中而求諸野富哉言
乎

裴中立不引韓愈共事

昔裴晉公授鉞平淮辟韓愈為司馬自以度為已知然終不引愈共天下事至作田橫墓文微露其憤時貞元十一載年始踰壯矣予嘗思而不得其所以今乃悟此何異魏公之抑蘇軾也大抵才盛學博之士加以年少未免有軒昂莫降之志卒之臨大事成大業有不當如是者乃知二公厚而恤之非畏而忌之也欲使澄治客氣明夫大學之道懿蓄其文德以就夫晚成之器耳嗚呼君子愛人以德復有重於此者乎戊子歲冬十一月朔晨起偶書

賤生於無用說

萬物盈於兩間未有一物而不為世用者况人乎人

之為物得氣之全而靈之最者也苟自棄自暴不為世之所用非惟返不及物而賤之所由生也彼牛溲馬勃敗鼓之皮物類之極賤者也然一旦與用適宜顧惟毫末可以愈奇疾應時需即与玉札丹砂赤箭青芝並芳而同貴貴生于有用故也彼衣敝緼袍所並夫華簪盛服之士貴賤固有間矣其所以秉有靈彝物備於我者則不殊也故為士者惡可惡其居貧處賤戚戚然世之不我用也要當明德志學思求其致用之方可也世之所謂學者多矣有為之學有無用之學窮經洞理粹我言議俾明夫大學之道者此有用之學也如分章摘句泥遠古而不通今政治異端昧天理而畔於道者是皆無益之學也士乎士

於焉而不擇其有用而致力於無用及其志与丘邁
悲嘆窮廬尤其世之不我用已亦惑矣行賤生無用說

庭芝評郝奉使文

李庭芝見郝奉使文字謂陳日觀曰陵川固才高學
博但出韓文未甚熟耳余嘗度之韓文世所重者其
要非一今李之於郝所以云云者正以韓豐而不踰
一辭約而不失一字郝之造是者極多不然是擇焉
不精明理未至雜以非聖之言故也

崔公屬鬼事跡

故崇祿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領侍儀司崔公遺
言曰人秉四大假合而為生踐履五常而為用有漏
於學佛者溺於儒者書各執其一偏所以學者兩不得

其全雖聖人性命之學備載方策而學者多以尋行
教黑為務及其寓一事決一疑皆不能自省愚於七
月上旬腦後病瘡初不以為意會

車駕幸大都跋涉從行瘡益舉發廿三日間醫者麻
監丞曰此為腦疽其源發自五臟急之不可緩之不
可當以漸治之自是日 詣麻行館求治後至白海
而瘡勢益大形疲力瘁心神不寧以此自思蓋無他
故病之所作也然所恨者居無良醫行不能扈從一
日近侍官伯勝等以愚病聞奉

旨留麻監於白海治之拜

命日赧汗浹背伏思平昔畧無報
國殊勲致感今日

聖恩如此由是覺瘡痍頓回然於夢寐間每為厲鬼
遷竊謂生死是苦樂我心既定何從不可八月二日
從其醫針者^三覺心舒意暢神志帖然然視天地之
月白風清霜露溶溶萬物各得其所而吾之清氣其
靜者混然同於表裏方就寢而厲鬼又見於夢且曰
世間多少難了難行之事相惱百端向之治功皆不
復見而疼痛比前尤如夢中恍惚而覺坐而思之非
厲也以我所見不定得乘其便耳若吾身獲安即與
天地萬物混融同一和氣彼厲鬼安能浼我哉且天
下之事不可不辨於早人之生死不可不識於先我
既能悟此白日黑夜自有定數彼厲鬼何預因記其
夢以知者詳焉時大德二年八月五日也 卷終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五

說

遷固紀傳不同說

余讀宋儒論項羽紀傳不同說以謂遷之意秦有天
下五載而後楚楚五載而後漢方秦已亡漢未立天
下莫有攸屬不可一日無君况封建王侯政由羽出
舍羽孰主哉作紀所以繫天下五載之權也立之傳
班固意不過羽不可以抗漢因斷之曰皆非也正以
二史之體不得不然爾在遷不得不紀在固不得不
傳設使固取遷而紀是天有二日民有二王也其書
將載之漢代之首乎次于高紀之下乎其為稱號曰
楚史乎曰漢史乎若以封建由項氏出五年而後漢

聖恩如此由是覺瘡痍頓回然於夢寐間每為厲鬼
憑竊謂生死是苦樂我心既定何從不可八月二日
從其醫針者^三覺心舒意暢神志帖然然視天地之
月白風清霜露溶溶萬物各得其所而吾之清氣其
靜者混然同於表裏方就寢而厲鬼又見於夢且曰
世間多少難了難行之事相惱百端向之治功皆不
復見而疼痛比前尤如夢中恍惚而覺坐而思之非
厲也以我所見不定得乘其便耳若吾身獲安即與
天地萬物混融同一和氣彼厲鬼安能浼我哉且天
下之事不可不辨於早人之生死不可不識於先我
既能悟此白日黑夜自有定數彼厲鬼何預因記其
夢以知者詳焉時大德二年八月五日也 卷終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五

說

遷固紀傳不同說

余讀宋儒論項羽紀傳不同說以謂遷之意秦有天
下五載而後楚楚五載而後漢方秦已亡漢未立天
下莫有攸屬不可一日無君况封建王侯政由羽出
舍羽孰主哉作紀所以繫天下五載之權也立之傳
班固意不過羽不可以抗漢因斷之曰皆非也正以
二史之體不得不然爾在遷不得不紀在固不得不
傳設使固取遷而紀是天有二日民有二王也其書
將載之漢代之首乎次于高紀之下乎其為稱號曰
楚史乎曰漢史乎若以封建由項氏出五年而後漢

天下不可無君乃屬之羽曾不察首入函谷者高祖之義師也投降軹道者秦民之真主也天命人心之屬漢明已兆于秦十月五星聚東井之時也胡不考虞芮之質厥成西伯受命之基也當陽之不馳去昭烈得統之年也若籍者正炎漢之一驅除耳矧才封已叛旋取復失安得為一日繼統之主哉若又曰固之意羽不可以抗漢故傳而遷漢太史也獨可紀羽而肩漢乎余故曰子長之所以紀筆削歷代之史也其意蓋以歷年相承不可中闕猶存夫以月繫時之法也孟堅之所以傳先漢一代之史也余故曰二體有不得不然者矣若宋儒之論恐求之太過耳

讀史

余讀留侯傳云沛公入關見秦宮室之盛帷帳狗馬之富重寶婦女之美欲留居之樊噲進諫子房固知其不聽此正教之使先耳蓋良以沛公有為而多慾者也至此天理昧而人欲肆矣非驟能一言回也若已諫不入則莫之繼也故先之以樊卿使抑遏橫流少殺其方張之勢繼以苦口逆耳之言警懼啓沃使默識其神器所在何眷眷於此耳高帝能無從乎此乃晉隨會諫靈公三進及雷然後以趙宣子繼之之義也不然噲沛之屠狗者也安知夫漢之為漢張本於此亟當力諫以成高帝之業哉

對張中丞說

或者以張巡守睢陽之事為非曰古之人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况食邑人以為守乎余以謂不然昔李翰表公握節死事與夫造唐之功嬰城之志亦云詳矣然尚有所未厭者翰特以功利為言未極夫臣子當然之理行而宜之之義也昔伊川有以武侯所喪弘多亦以不義不辜為疑者先生曰若殺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奉天之命討天下之賊殺戮雖多理固無害且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夫子豈得討恒時保不殺一人耶蓋誅弑逆之賊有不得顧焉者余亦曰此中丞之素心也公以一郡守之力橫制百萬日滋之寇公豈不審夫疆弱存亡之勢哉正以與城存亡効死不去當然之理也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無江淮則唐之為唐未可知也由是而觀

公之心利一己耶為天下耶夫武侯控全蜀之力燃未灰之燼陳恒以穿窬之盜竊一隅之齊耳彼祿賊者豨突之頃九縣颺馳三精霧塞萬姓以之塗炭大駕為之蒙塵其棄城圍有望風奔赴者又何啻廿四郡哉俾唐祚中微禍亂接踵卒至於亡安史階之而已是乃周公所必膺武侯不兩立者也論者不處公以大誼秬櫛以揀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為非不知李司徒郭中令河朔之舉安陽之役屢戰屢北紛紛藉藉草野被血者幾千萬人能必其事事合誼人得罪于唐室者乎若又曰上以政荒失國乃殘民以復民何罪焉是則李郭亦不義之舉耳傳不云乎臣民之於君猶子弟之於父兄也君父有難臣子奔救

餘有不暇顧者若大義既正安得狗夫區區之小節哉不然則石碣不得為臣之純而王陵乃賊恩之大者也

讀張籍書

予讀籍遺文公書大率稱公材識明睿當任著書之事又曰不以此時著書待五六十後而有所為或有不不可及曷可追乎然公之志豈忘夫著述哉原道不曰斯道也堯舜禹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小醇而大疵意二子者雖云升堂終未窺其窔奧也豈公之心戀孟而下任夫道統者耶何籍之識必待公屢書而後悟哉而伊川亦

云公之見道固因文而發耳嗚呼公五十七而歿若假以數年其見於後世者為如何哉夫五百歲而後命世者出造物者固云靳矣而奪之遽何邪予不得而知也彼籍之感感而恐公不及者竟如所言非有見於公也特以陽一陰二之理而言耳道之難明也如此噫

犬相乳說

轉運楊公家有犬生子而斃求哺無所獲嗚咿咿殊可憐有斃犬之母性甚犇既老乳久絕走而顧眈徬徨躑躅即其棲附而乳之既乳而乳真有遂盡活所棄子噫犬之畜也非有慈祥不忍之性特感于所畜者如此然老而復乳此亦異之大者楊公北燕人世為

鉅族盛年以勇毅從事兵間其活人救物釋難解紛
功亦多矣雖楊歷州郡為顯宦其友愛之情日篤一
日事姊如事親敬兄如敬長以致弟念天顯兄鞠子
哀一門之內兄兄弟弟怡然而理順暖然而氣和若
棣華之相承手足之互為用耳何其偉哉傳曰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蓋一家之隆替繫一身所行如
何爾其善惡感召殆影響之應形聲也昔北平王道
行於家有猫相乳之兆董邵南孝且慈有雉哺其犬
之祥今楊氏大感於所畜極不忍棄其後之意者表
公樂於為善之心油然而生乎其中也其乳絕復生意
者見公福祿將老而未艾也已棄之物遂獲生全意
者勉公故舊之恩所當復也世之人以犬之悲嗥為

不祥非犬也缺自人召也是犬也特性於不忍為姑
乳之亦非犬致然也福開有先也夫富貴福祿人之
所大欲也故韓子有云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
得之於功或失之於行得之於身或失之於子孫
今吉祥止於楊氏者如此其厚而有陰所積者必矣
宜乎有犬相乳之報云嗚呼楊氏其善持之既談其
事懇予以叙故書

礫犬者說

王子遊於市見群犬逐一隻號呶而不去詢其故曰
屠犬者也於是乎有感夫人之為不善禍從而礫之
亦何以異於是歟且犬之吠逐非有見於物也特為
氣所感而已至若雷霆之威人有叛父母褻神明者

或下擊而斃之豈造物者區區環域中特索夫若人而敝之邪故先儒有言迅雷者天地之怒氣無良之人其凶戾與天地之氣自相感激遂震以死此略無疑者彼犬之見逐雖小大不殊理固然也從是而觀人之方寸胡可萌一毫不善之念哉微則至於物怒而見搏大則至於天威下罰故橫浦云一念善則祥風和氣在於是一念惡則妖星厲鬼亦在於是可不敬畏之哉是知天氣下感于人人氣上通于天者大昭昭矣因筆此有以明夫感應正理不眩惑於鬼神怪誕之說云

鈍說

夫器之為制小大輕重適厥用而已然以銛銳拙鈍

用之多寡故有敗 壽夭之異焉趙君仲器博物多藝能喜筮而絕市道觀化而樂誘人古所謂不居朝廷而隱醫卜之中者之流也一日愕然以所感告予曰適過梓人氏顧礪削之器縱橫前陳例之完好因詰之曰操幾何而致然爾豈材負劣弱鍛礪弗精而然邪匠者曰不然彼斧斤刀鋸之屬銛乎其銳者也特以朝夕從事于剝斲礪銛或半歲一易或旬月一易遠者不踰暮年比更新而無子遺矣因指其輾輪之 錘曰是置於吾祖用於吾父今傳於予惟其砢然樸鈍用寡而無所損益故能壽於彼而若是其久也僕因曰豈獨物乎人則亦然進銳者退必速任重者道能遠是輕銳者不若堅鈍之為愈也夫木訥之

仁樸魯之忠外視之若癡絕而緩於事及其臨大節處大政守固密而固疏挺健而不奪亦何異乎茲錘之輾圍輪納疊拱制蟠根槩錯節支離者周比而無間屈疆者妥怙而端平由是而觀可謂宣力弘多收功攸厚者哉彼世之人祇知利之為利曾不悟鈍之為利廣且博而壽且久矣予聞其說而韙之吾將藏吾器養吾鈍歛吾圭角息吾氣機引重致遠俟時而動以利天下可乎趙君曰嘻子其得用而不括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之道也於是乎書至元壬申二月九日題

服色考

陳節齋祐以宣聖像設既素而繪仍以服色為言曰

冠服之制所從來尚矣然自三代之世變易去取其義有不同者某雖不敢試請而詳之夫冕平而旒笄衡而紘上衣而下裳垂紳而履舄繫而帶佩而綬此三代王者不易之制也今宣聖其紘其帶其純其舄皆丹乎質唯服之色尚玄何也考漢晉志書天子以衮玄皂繒為大祀之袍服於孔子服色非可據而明也謹按大戴禮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逮乎夏后氏王以水德色尚黑易而玄端玄裳故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又諸侯以天子燕衣為視朝之正服有殷氏以金符德色尚白易而練衣縞裳故哣而祭縞衣而養老及周有天下以鳥火王色尚赤宜乎以赤為養迺曰冕而祭玄衣而養老何居鄭玄云周則兼

二代而用之也若夫四代之禮養國老於膠序蓋天子師而學之也唐孝明皇帝尊師重道爵孔子以王列弟子為素臣至於冕服之制亞次之秩廟宮之法饗獻之禮講明論議亦云極矣今之制實開元儀也其義正襲鄭氏之說耳故冕服尚玄用夏禮也朱芾斯皇示周制也錦紳素質兼祖法也彼領袂緣飾又復純赤何也詩素衣朱襮者是也襮為領諸侯之服也據爾雅黼領為襮黼繡為領丹朱則其緣也又范曄云天子祀天地宗廟釋奠先聖皆服衮玄緣領以絳漢明帝以紗為中單或者疑此乃中衣表而出之非緣也予以藝紅紫為非後之賢者加諸乎夏后氏云其色赤則示赤心奉神明而已茲槩祭服而言也

在吾夫子則不然特又明夫周所尚之之義也蓋孔子帝者之師禮王者之後以天子燕衣為之御周大夫士私朝朝玄端夕深衣孔子以時則周人也以臣則魯司寇也以後則商之孫子也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法則禮樂刑政而後王報功報德有因極焉者曰公曰侯曰師曰王曰帝可也宜乎用三代服色而兼備於一躬也尤昭昭矣又有曰方而心者當乎膺曲而領者施於朱襮之上何也此蓋漢猶有被之者故朱勃衣方領能矩步乃學者之服也其象則圓上而方下蓋取諸乾坤迺晉隋唐以來天子有事乎郊祀冠通天冠束帛假帶方心曲領猶存乎前代之制耳其十哲服色大同而章有降殺之異下至

七十二子佩服皆青士子父母具純衣以青體少陽而致敬也其帶則編有受道之質也夫諸子乃以士從父師而學者也詩不云乎青青子衿殆學者之常服云

鸞刀說

余往歲客汴梁陳君達夫出示玉刀長二尺許鋒首斜削廣餘五寸玉水蒼色極光潤扣之聲清越以長其拊容握未有環背通刻祝啟狀端有竅圓徹陳曰亂後入太常官舍得之不審何物於何所用予曰此省牲之鸞刀也其端之圓竅蓋用繫鸞未所施環即着和耳傳曰鋒有鸞環有和是也禮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端有鈴取其奏刀中節聲和而後

斷環有和取其斷非和則剝和非斷則牽天以秋肅物和之以究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此其義也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又曰鸞刀以剗何休亦曰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然孔氏有古刀今刀之異古刀遲緩難用宗廟用古刀者修古故也由是而觀今刀古刀其實皆以金為之此玉也其何能割切哉豈漢唐而下三代之禮實亡名存者非一刻玉為刀郊祀之際執以示古儀乎至於去質從華亦由近代用金玉為酉爵代越席以臯比也恐未盡惟彥伯太博詳覽

涿州移置攷

至元八年秋九月予以省覲來涿因拜謁孔子清廟

遂讀唐貞元中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彭城劉公
建孔廟碑乃知州治本幽州盧龍軍屬邑范陽縣也
至代宗大曆初詔始分范陽歸義固安三縣為涿州
治范陽涿郡即涿郡故地為名按輿地廣記漢初高
祖始立涿郡魏文帝改范陽郡其地左碣石右督亢
南控鄭城百里而遙北連幽薊百里而近唐已來中
間控制蕃戎部落甚衆又河流縈帶前後有林麓陂
池之利周廣磅礴鬱為雄藩及辨讀遼統和廿八年
州刺史廣陵高公移廟碑陰記云舊廟本在南城東
北隅是年刺史高公移置南城東南隅康莊之左因
復悟今州城南北若連環然意者置州時展築南城
而廣大之今市中隔門本故縣城南門也觀此前後

證據甚明無可疑者噫予往來幽涿間蓋十年於茲
嘗以隔門之制為惑詢訪土俗莫詳其故且方物之
辨一事弗知君子耻之不圖聞一得二使數年之疑
一旦渙然冰釋亦可喜也特表而出之敢貽涿之好
事君子以俟更攷云

締觀說

吾鄉黃冠師房公體鴻龐貌古而心通讀儒書喜營
治嘗作吳殿於棣華菴故址締構日子與亡友李武
子文往觀且工人數十附立楹顛方納拱駕梁為事
其柶鑿縫縮有略不相認者衆工爭左右睨材分繩
墨曰不少謬即絙驅鏈按呼號半空彊以力相下良
久終無柰木何一工者舉手招衆曰聽無譁衆瞪目

東北向率弭耳受嗾予二人從所向顧之見一老道士偃僂擁敗絮曝日坐短垣下俛其首捫虱略不一仰昧第抗聲騰言以手畫空而已云東西行若干寸南北起若干尺此蹇傲者彼之所枝撐也彼拘掇者此之所走側也上工即如教歛衆材軋然作聲若相尋而契果安貼停穩不踰若所料予問道士於房曰此始謀畫宮於堵斷手載名其上者也予因有感於中迺知天下之事有大有小人之材有能有不能俾細大不捐區處適當此宰相之職也君人者何憂乎不治苟明大者反知其小任小者反負其大是上下錯謬冠履倒置欲求功成理定難矣哉持衡者魯梓人體要者之不若也師啞然曰筆之可也於是乎作

締觀說

屏雜說

嗚呼雜之為學其害道也甚矣麴蘖雜醴齊為弗醇烹飪雜鼎羹為之變味宮商雜音奏為之滯滯君子之所不取而不由也况學乎學而雜心則交錯而貳其行言則叢脞而昧於理動則拂亂而失其宜至於文章翰墨一蹂於雜偏駁不振尚何理之能著家之可名乎謂為道尤判然離而曠且遠矣故傳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然博我以文多學而識之又曰君子耻一事之不知能無雜乎盖聖賢為學必務其大者而使小者從焉其所以務之為者明理致知收放心格庶物而已四者既主存于中雖諸子之說百家之

言日至於前猶衆川之流朝宗而東常我之主孰能
雄而長之撓而濁之者哉况約之以禮詳之以說為
之澄滓於其後者非一如是則何患乎問之該洽學
之博雜者哉戊子夏六月庚伏有七日發藏曝書得
雜文百餘帙睨而視之皆予稚歲所閱習多曲學小
道廢日力不少不覺喟然曰兩漢而下學無師傳安
宅曠而弗居正岐舍而弗由者其我之謂乎使吾老
而困困而無所成者職此之由務于初而害其大之
為也於是命兒子輩屏而絕之板為三夾東置高閣
且誓之曰今而後非有命不得發而妄閱以蠱惑其
心目大抵中人以下之性所偏者多同而特達者或
鮮吾今是舉正以己之所偏且正汝之或失也是吾

不忍以悞我於前者而又悞汝等于其后也天其或
者果汝之賢而有全經全史在焉泝流探源採剝其
華實咀嚼其膏味少有所得以之修身齊家推而及
于物將見終身有用而不克盡者尚何以他為哉小
子其服之無斁作屏雜說

答客問

至元廿一年春正月予有中省郎曹之命
既而以事不果行或傳予抵燕視其有不
可而歸者嗚呼誠身之未篤不為所信也
如此作答問以自見其辭曰

客有過秋澗而問者曰子不旬時而被旌招者三將
謂趣裝有期反泥其輪而脫其鞵者何也方今

王者無外四海一家渴于得賢以光國華有片善者無不錄効一長者靡不嘉故有立談而致卿相略而不及其它士或韋布進無資涯名不登於仕版何得挂銓曹之蓋牙子今幸蒙見招未為不過官列郎曹名都省署切近論思周旋宰輔設或有為澤及黔庶曾若無聞又復何顧豈子志願未克班資尚卑重有所覲其行遲遲予仰而歎俛而思人各有宜孰不自知越分而行有乖無隨予方以再命而偃僂尚敢以銳進而為期也客曰豈子欲信猶屈道行未隆甘於泥蟠以固其窮然聞

聖哲席有不暎援溺拯焚予曰世之康濟固自我化道之隆汙蓋有不為命者然墨突不黔其炊烟孔轍

幾環於天下雖遑遑於救世亦觀時而取舍予且何人敢妄為之駕也客復曰子豈年近耳順歲月向邁心智日強膂力弗逮曰若不肖齒髮雖微未為哀暮顧嘗攬轡外臺峨冠憲府從事有年艾服頗素其責固重即其心則安道可行雖一日不去故電勉盡瘁不遑寧處通其考則為四百其月則去五子亦知力之有所不及蓋嘗以明時可惜憤功業之不顯著也客曰伊懷既然子何見其一而二之不覩投會是機進退餘裕付其不可即以它務尚不失邯鄲之故步不猶愈于刻舟求劍守株而待其鬼耶乃若而然客轉談之悞也今有司以是召我其行或否理之所當喻也若顧量可否以改圖為舉是先以不誠自將上

欺君父以幸為利取便已故是又義之不敢與也客
曰然則子之志嚮果云何而可哉傳不云乎士有二
道出處為大進退無常惟義所在又曰可久可速其
行其止蓋平日所素學不容以彼而易此今吾子堅
欲推挽扶之使前是茫洋徑涉趣入于無涯之淵設
若有為徒勞勉旃至於出處之道論之誠君子之不
然此吾之所以不果執宣父之鞭也故為可為于可
為之時則從而寧為不可為于不可為之時其咎即
徵果其可之與會客何勞于勸懲吾年雖耄自顧矍
鑠尚或堪于一行客唯而退於是筆之以自銘

謗解

予作謗解夢人以壞木寓蠹見示意者謗由我興非

外至也然謗之惑人深矣公孰與制私無以勝其說
至肆行而不少憚以陰擠而為陽助被之者鮮克自
處欲弭之而無術也嗚呼世教下衰友道日壞私好
惡者愛之者欲其生憎之者即其斃口溢金蘭心包
鬼域謹其藏已射其形亟為防已螫其毒矣輕則嚼
背背憎浸潤膚受妄生事端橫造異議忘我大德利
彼小私傾良惠姦傷公害義認為檢人坐擅形勢苟
淺之為量者不自返而縮徒恚夫此胡為而致焉思
其稍達藉勢投畀使恩讎兩明以泄其忿懷恐非君
子以直而報之義也夫聖人所以列朋友于天倫者
示其當重而親匪大故則不容棄也又讀小雅何人
斯篇彼暴之譖蘇公也至獲戾失職亦云極矣略不

見聲色於辭氣何三代教化和平忠厚成士德也如是至好歌忠告反以不忍遽絕為言其亦審夫天倫為重枉為小人之為也靜言思之大有契予心者予雖愚而懦受人侮者不少然天之所畀於我者似不薄矣矧諺曰禦寒必須重裘弭謗莫若自修大率常情之所未免者其疚有十處已之不恭也御物之不誠也嫌與疑不擇也毀與譽肆行也或以已長格物或以剝義沽名或出戲言犯衆或恃口給凌人責人太重而以驕吝自矜審先去此十病無瑕可摘謗奚自而生哉而復守之以敬慎將之以忠厚以蘇公之心為恕以中庸之教自處其或有作于上力易斯弊上以格檢人之非心下以珍譏口之罔極建中于民

歸之以厚彼欲校欲報者亦不得賊其表而發之如此我之所謂疾者而或有瘳彼之所謂謗者亦庶幾其少熄矣作謗解

對魯公問

後節徇云思保歲寒之難爾

顏魯公唐一代鉅臣論者當明其心求其迹則非也公始終王室死而後已蓋素所蘊也不幸值唐中衰以孤忠大節立于傾朝死覲一言有補于國至于老不退休大率朋友之交遭罹患難尚有相死不輕去之義况君臣乎及盧杞當國見其嫉賢亂政公復以正言折之既憎公直復忤杞意至遜辭為謝終不少解已而有宣慰之命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而興慨也于時公豈不知一入賊庭橫噬虎口意者比之使

杞姦計媒孽其罪啣冤入地雷而不可明是不若履忠蹈義明死於使華之命尚或推沮逆謀以激忠義之士而愧夫天下後世亂臣賊子之心是乃不以李鄭勸而不行為得而以死於義命為安也要令千百世後義烈言言如嚴霜畏日有不可尚已者此公之心也嘗以忠義者國家之元氣世當顧護靳惜使信其已往不泯之志勵夫將來至薄之俗而為天下之大閑如公者誠不可例與具臣者論其進退之跡也若專以老不致仕為嫌是又失見危授命之義也况唐人之于致政初無定體至元戊子秋八月廿日晨起偶記往年對翰長之問特為筆此且發所潛之幽光云

儉訓

人之生於天壤間分所當得者陰有日料涪翁謂一飯先書籍者是也未老前固不應空乏凍餒而死如其暴殄過度以旬時之用為一朝之費促之而不給者信有之矣故諺云燕馬不足往則太過此言雖微可為永喻昔李文饒相而後當飲羊十萬數未克而被斥蓋已用者過侈故也此非明驗可不鑒哉今余一家二百指日所費以酌中計之且約五貫文是須千八百餘緡可支一歲其於慶弔賓客差徭之數又不在內顧余生事四民之業一無所營而終歲所耗如此造物者斡旋供億亦已勞矣吾何德以堪復歆終日望望然致室之完美此心斷不可萌至量其

所入度其所出如且休接闕之說此念不可疏也予今年六十有二向之所謂心焉而志學焉而力者日趨于衰微安坐待哺外餘無能為祇有以勤儉律彼使穰承家事而已傳曰家當克儉焉邦當克廉焉又曰生則在勤勤則不匱儉為德恭侈惡之大也此雖聖賢垂教格言不可斯須離逝然孰不念而知之但齒年未至不經其事之難難者鮮不忽而畧之是自遠其恭德昧夫寧固之理可乎逮其已困歎彼之豐傷己之窘方思節約以補其不足不亦晚乎汝等其勗哉毋替作儉說

遺山先生口誨

遺山先生向與顯齋張公

諱德輝字耀卿終河東宣撫使

自汴北歸

時

史相請為吉禿滿作碑

過衛先君命錄近作一卷三十餘首

為贄拜二公於賓館同志雷膺在焉先生略扣所學喜見顏間酒數行令張燈西夾曰吾有以示之先生憑几東向坐予二人前侍披所獻狂斐且讀且竄即其後筆以數語攪其非是且見循誘善意而於體要工拙音韻垂叶尤切致慳每篇終不肖聽受教再拜起立夜向深先生雖被酒神益爽氣益溫言益厲覺泉蒙沛灑灑然頓釋如醉者之於醒羞者之於起也說既竟先生復昌言曰千金之貴莫逾於卿相卿相者一時之權文章千古事業如日星昭回經緯天度不可少易顧此握管銛鋒雖微其重也可使纖埃化而泰山其輕也可使泰山散而為微塵其柄用有

如此者况老成漸遠斯文將在後汝等其勗哉毋替
坐客四悚有惘然自失不覺嘆而發愧者既而鼓動
客去先生覆衾卧予二人亦垂頭倚壁熟睡及覺日
上先生與客已觴詠久矣於是眩篋取一編書借金
石雜著授予曰可疾讀吾聽悵其音節句讀不忒顧
先君字而謂之曰孺子誠可教矣老夫平昔問學頗
得一二歲累月積針線稍多但見其可者欲付之耳
可令吾侄從予偕往將一一示而昇之庶文獻之傳
罔隕越于下先君起拜謝不敏曰先生惠顧若耳何
幸之如王氏且有人矣敢不唯命期以明年春當見
先生於西山時歲甲寅春二月也後三十五年戊子
冬十二月臘節前三日小子再拜追述

政問

至元九年春予以御史滿秩除平陽路判官過辭諸
公以臨民處已之教為請右丞相史公曰汝讀書年
長久在朝行今官外郡寅奉之心當常若在朝野時
至於事機變轉不可預料臨時制宜可也翰林學士
庶庵先生曰長次不睦及首沽虛聲今天下之通患
推讓有終為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尔多福况人事乎餘何言祭酒許魯齋曰臨政譬
之二人對奕機有淺深不可心必於勝因其勢而順
導之同僚間勿以氣類匪同而有彼此或有扞格當
以至誠感發無所爭矣其後總管萬奴來尹亦請訓
於開府史公曰今判官王某性純直頗諳事儻有所

疑當與可否至于左丞姚公吏部尚書高公譚鳴每
以事使晉府者必有言顧慰至秩竟僚屬友愛以理雄飛
而去時十有三年春三月也不肖今年六十有二老
不能用追思往事如此等格言有不可遺逸者因特
書云且寓夫強仕之不可復也是歲戊子秋七月丙
戌初二日也

醫說贈胡君器之

醫者精微之術也又曰醫者意也得於中而可以應
諸外通乎微而後可以達其變此必然理也予素有
中脫疾二十年間凡三舉發初得於燕也鑿哀以玄
胡劑療之法既緩再宿而疾乃已在趙藥以神寶名
者攻其中堅瞑眩搜索上痛方厲而下動大作猶一

敵未退而復生一敵物難去而泄不止予頹然而卧
力不勝而氣已憊矣聞曰而氣始平其作於邢也陳
氏亦以類趙劑者投之而為苦與先尤加劇焉今者
蹶動感似輕而痛則一上關於中州旁刺于兩脅後
延於齶竇撞擔衝拉頭岑岑而氣翁翁求少寐以休
吾煩且不得也胡君器之亦採藥之粒如者曰硃砂
圓下之予顧其劑微于先疑為力更峻器之曰無慮
為第下嚙覺腸間少鳴而微痢則痛隨止矣已而果
然繼以厚朴湯調之忽醒然而寐如釋重負而濯清
風也帥寤日高三丈許予體中已平曾泄之不復作
而氣之不少憊也器之天資高業顯而學博識明而
善新出新意而不泥古知其常而通其變嘗曰人具

五行稟之者不一天有六氣感之者無常病雖名同而證實有異者苟以一藥治之吾未見其能也故證之壞者往往劑而獲安昔霍嫫姚行師少衄多勝正以不至泥古兵法顧所遇吾應之者為如何且予於器之亦然作鑿說以貽之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

雜著

題戒

仲希出金源世胄少以孤兒隸羽林宿衛者有年為人慷慨尚風誼善馳射北渡後折節讀書樂與士夫交游矚急解紛空厥裝索奔走風雨不少顧惜至於識名馬善隼羽知常通變談笑一世翩翩為佳公子也如遺山先生一代鉅公雖汎愛無間翰墨之作初不輕與至于君題其居曰元齋繼其德曰吾弟復有篇贈稱道其志向非尚友重義得如是乎自是完希之名軒翥於河朔者三十餘年非不顯也予既冠與君傾蓋於酒壚間一言定交伸眉吐氣歡若平生



及合好議采曰夷貊之道吾不取也此又拔出流俗
義之所可重者嗚呼君沒世已遠撫卷懷人不覺增
嘆然義之所在猶耿耿也汝曹固當思其所尚求其
所當重者克類至義之盡昭然使身名齒錄于賢士
夫之行曰此則某之孫也則某之甥也是則汝外祖
姻於吾家之意也不然得衛公故物知其賢而不踐
其迹徒以服器為世家傳嗣之寶非所望于汝曹也
作題戒北四年丁亥三月伯父秋澗老人書畀侄阿
宜其聽之母息

名王氏子說

王氏子嘗以小學從予一日來求其名與字因得讀
張戶部復亨所撰其祖墓碑迺知王氏自遠祖以來

以文章儒行世其家於保者也小子今吾語汝汝曾
祖在承安間擢巍科為一時名卿明昌初官真定錄
事叅軍政聲藉甚汝父遭罹世故以孤身卓爾自拔
見知於潛臺周侯騰揚仕版若有所為而不幸蚤世
良可嘆惜然人有陰積者必有陽報苟不在乎身必
及其後人如汝高祖教授君志竟不遂厥類錫於爾
曹今汝父復罔克所紹而止于斯而汝也今亦孤童
子方保持門戶為事長身如此所當愿而恭柔而立
操惟危之心念肯構之戒日切一日吾見王氏之慶
未艾昭然之報將不遠而復可不勉旃也哉故用構
名汝以德基字之中統甲子夏五月望日書

忽治中名字說

予官御史時聞尚書工部郎中今治中別乘合刺思
憲功名樂善言而與士君子游其嘗望君子稠人中
飄然有玉立雲飛之舉歆願交而未暇也至元壬申
秋得同寮平陽相接如平生惟共事既久愛其才識
通敏廉介有守處心臨政多中事宜殆與曩聞無異
一日請名于予且求其說予曰上古之民林林而生
系出一本聖人見其厥類蕃庶惡夫無別於是因官
因封或勲或守王父之字賜姓氏以明之立名諱以
識之表德業以貴之又以性有剛柔進退好惡之異
而寓抑揚與奪之義焉君姓忽氏蓋
父字也世為唐翰海軍都護府人其國却於乾陀之
間據雲天之雄故其人少沉潛剛克內明而外毅

吾子東葵奇特超拔倫輩表著於一時豈非能明其
初德而光揚於外者乎傳曰德明惟明其是之謂歟
故以德輝名君而英甫字之蓋英者德之光發見於
外者甫者男子之美稱也吾子以為如何廼書以贈

李氏子名說

故河東連帥李公以忠勇佐征伐建殊勲受封河東
蓋三世矣有孫一捨四人一日元孫萬戶某率諸弟
相過鴈行玉立映照前後與之語捷然有燕雲遼碣
之勁氣吾知其先代之澤淵流而未央也次五弟因
求名於余予以為李氏世以武顯繼武而善可守者
其惟文乎故名之曰嗣文以文叔字之傳不云乎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李氏子其服之無數至元十年歲癸酉前六月十一日子自河解北還過絳書于園池之華萼堂

王氏四子字訓

中丞王兄子初一日因子名而告予曰人之生世貴善良而材用譬夫羊豕性馴而之可用之資虎豹材逸而無可馴之理惟牛與馬乘服耕播性馴狎大有濟于世故弱息四人取其義名之曰犗犗犗犗吾友其為我字之子即訓曰德麟德駮德駟德駟雖然牛不駕習則有破車之暴馬不控馭則有泛駕之虞士不學習至跣跣而無所用四子尚涵養其德性修治平其才學異時任重道遠無以襟裾貽誚茲汝父之志也其勉旃毋忽書字訓以貽之

溫總管字說

古人制名與字本以假代稱道因其材而進退之非欲求勝而滋羨也溫生世將家容止雍雅殆素嫻于詩禮者嘗攝從戎事及是之子衣甫勝即衣職界之時人多其讓一日踵門來謁再拜而請曰初膺字仲傑傑也者智過萬人之謂竊意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且於名理又弗類假而稱之誠有所未安者願先生易厥初得因名衍義可用以自儆者為僂則所貺多矣予嘉其情實而辭遜卑牧而不自矜也迺以大賢之事告之昔顏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莫之失服膺者能持貯心胃以為終身之行用是夫子至興其殆庶幾之嘆予因為之說曰人心虛明而廣大衆

善畢具惟其人慾靜盡則道心孔昭道心者何四端
用中而已雖然仁為體三者乃仁之用而敬者又禮
之實克己復禮庸焉而入德尤在視聽言動之先惟
其善擇能守從容中道則此心弗曠既有物而且有
則矣傳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禮苟無
其質禮不虛行况乎天姿溫粹樂善而克恭者焉故
敢易傑曰禮以仲敬字之庶幾因名衍義用以加修
者欵然前賢致恭不以聲音笑貌為事欲誠著于中
而蘊篤實之光氣發于外而粹安和之色道見于用
而極靖嘉之方其事上則忠戰陣則勇與人交則信
將見名實兩得禮容備與大賢同歸異時詩書謀
帥豈唯投壺雅歌而已哉吾子以為何如腐曰意中

事先生能言瑩如是故再拜受教於是書以為則

張掾史名說

元貞建號之前歲

丞相伯顏公受開府儀同三司太傅知樞密院事許
開幕置屬於是選擢材偶以崇時望主安定簿張楚
者以掾史進一見即蒙矚睇是歲公以疾薨謝于位
嗚呼哀哉楚追感殊顧懷思不忘至圖公像奉之懇
集賢翰林兩院題讚俾昭蓋代亦來叙哀徵辭言念
勛德辭情慷慨義形于色因知楚河東九原人少失
怙恃養于外家徐氏子然以孤童子從許公度學氣
貌修楚早負幹局甫冠先生以楚訓名是用勉夫修
習俾趨于成今以事為祈著者論之可謂樂事大賢

知恩所自以義圖報有始有終者也其在衰俗誠可
嘉尚予乃悚然而器之曰楚今當作礎矣既而來求
其說乃告之曰古者制名皆存義例有像其類而命
之者因其材而篤之者或審其剛柔而抑揚之者或
察其氣燭而取與之者非徒觀美誇大而已也今予
以汝美在其中用見于外篤實輝光有不可掩焉者
若夫氣志堅凝如鉅石出霧洞達無隱既敦固其材
實復砥礪其廉隅方嚴正大莫夫鰲植之下而收任
重持久之効者是正汝之責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其是之謂乎嗚呼礎乎其聽之無斁二年丙申
重九日叙說

儒用說

士農工賈謂之四民四民之業士為最貴三者自
食其力能係所守時雖不同固不失生生之理唯士
也貴賤用舍繫有國者為重輕蓋其所抱負者仁義
禮樂有國者恃之以為治平之具也國不為養孰樂
育之君不思庸孰信用之不幸斯道中微我玄尚白
阮窮遺逸隨集厥躬此士之所以遑遑于下而可弔
者也幸有連茹為引用為主張者曰鄙儒俗士烏足
有為也切嘗惑焉謂有用也時不見其所用為無用
也一為時用卓越宏達莫可企而及者烏可以時偶
無用驟有用悉為無用之具哉

國朝自中統元年以來鴻儒碩德濟之為用者多矣
如張趙姚商楊許三王之倫蓋嘗忝處朝端謀

王體而斷國論矣固雖 聖神廣運于上至于弼
諧贊翼俾之休明貞一諸人不無效焉今則曰彼無
所用不足以有為也是豈智於中統之初愚於至元
之後哉予故曰士之貴賤特係夫國之重輕用與不
用之間耳嗚呼國之所以為國者有其人也今天下
之心同然而深惟者天統大開六合同軌及其選一
材取一士舉目茫洋無所於可正孔子稱杞宋二邦
無足徵證蓋傷其賢既不足文典之傳有不可強而
為者復以時務論之今選行其上材乏於下是有國
者之最所當病故唐取士之法歲萬人為率猶三十
年可盡况法未備而無所取哉又老成先進文學經
制之士舉海內而計之不三數人耳故州郡所謂學

校勉勵進修之方從而無實埽地何有嗚呼儒乎其
微至于茲乎斯文在天無可絕之理是恐不止不行
不塞不流之意邪然士不用則已如或用之固非一
朝可就必須廣學校錄師儒振士氣而勃興設衆科
而肆取故得人材輩出以膺文武之選以成久長之
業斯則適其時矣任是責者庶聞之油然有馭于中
述儒用篇

吏解

甚矣吏之不學取之無術也紛紜苟且自進自退據
其名則正校其實則非而官之形勢衆之情偽習不
相遠也故諺曰畫地為圖不可入削木為吏期不對
此蓋傷其持心近鄙之之辭也然非吏之性也勢也

今夫一縣之務領持大槩者官也辦集一切者吏也簿書期會之所交錯也利害督責之所相須也鍛煉酬酢日復一日大體細行有不遑顧者少或蹉跌輕則窘折困辱重則榜責退黜吏之為役賤已極矣安得不持其事而逾急欺其心而後語哉或不經事昧於自信聞其名則憎見其人則易意復少忤至忿嫉訾毀不以禮貌相接非也是皆不澄其源而責其流之濁也若使上之人能清心省事一其法政簡而不擾雖有桀黠苛刻急劇苟且之心將安所施哉余故曰非吏之性也勢使然也若從其流而責之所可鄙而傷者甚矣今天下之人干祿無階入仕無路又以物情不齊惡危而便安不能皆入于農工商販故三

尺童子乳臭未落群入吏舍弄筆無幾顧而生書重至于刑憲細至于詞訟生死屈直高與下奪紛紛藉藉悉出于乳臭孺子之口手幾何不相胥而溺也以至為縣為州為大府門戶安榮轉而上達莫此便且速也人烏得不樂而趨之嘗聞近代吏之出身難矣由州而吏員由吏員而部掾法律乃筆人材行止舉明有官否則結罪然後考試有司才步不移設法既嚴百不選一猶恐中非其人而害於政以今觀之其可鄙而傷者當如何哉且兩漢之世丞相御史下至三槐九棘蔚為名臣者多吏也固必學之有素進之有道初不若此紛紜苟且嗚呼弊極而變變則通此必然之理也然非持衡者孰為立法而與草之哉作吏解篇

田訟

民之致訟者多矣未若田訴之未能決也自井地散而為限田限田變而為無法此事端之所由興也又以兵農勢異兩有相犯各持其是而不相下治兵者曰吾軍力之所自出親民者曰吾征賦之所由辦居上者若是為下者將安適從至官護吏而搏拏吏跡賄而與奪牽制蔽欺卒無定論幸有審兩造而克荷者情裁臆斷明同仁一視之公釋累歲積年之弊往往迫于形勢顧後患亦因循而莫之問故僥倖者觀其如此又以彼弱易欺也詒冒效攘靡所不至甚者損衆益己閔一方之訟必被擾而後已以致重反抑滯之氣鬱積于上烏得無水旱之異哉水旱之來又弱者所

先苦歆政能行民之不困也難矣余嘗讀大雅綿之詩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蓋言二邑訟田往正於周及入其境履其庭禮讓之風無或不在二君感而中愧生其固有良心相與罷歸棄所爭為閒田自是歸周者四十餘國先儒以是為西伯受命之符宜矣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何有其是之謂歟嗚呼三代而上教有餘而法不足兩漢而下法有餘而教不足教不足法猶足治也矧教與法俱至闕然者乎民不險而訟也又難矣施于今者宜若何曰惟有明其教一其政立其法于其上然後擇官宣化守其法于下庶幾民志日定而訟者少為之熄矣述田訟篇

黃石公說

秦惑李斯之說燔書坑儒以愚黔首故一時豪傑之士醜厥德而耻食其粟者多矣如蓋公盧敖倉海若商山皓皆是也若黃石公者後世獨以鬼物為疑非也觀圯上一節公蓋逆知其炎劉將奮非良無以輔成漢業雖然顧祖擊呂政于博浪沙中良之氣固以為蓋世雄傑惜有其材而未至者學耳及一旦相值輒令取履跪進旬日間往返三至先折以禮繼稱其可教特重夫師教之傳抑使動心忍性徵于色發於聲而後喻也兼奉執履杖弟子之職非有儻慌可怪之事而班固亦以非有贊焉設若良欲神其所遇不過使高帝異其非常平時智計皆自神異復不輕其所授教而已使是公果有其石我已之語亦不過古

人事了徑去劉跡韜光今千載而下仰其高風可聞而不可詰也又嘗讀公遺書皆明哲警抑之道殆黃老氏之精英者也不然何自托于荒丘礧确而為是僚隱行怪之舉哉由是而觀東坡稱公為秦隱君子可無疑矣距祠東里許曰黃山下有阜有孔穴其巔巨石嵬立土俗相承云公出于此尤為不經云至元甲申歲夏五月余覆灾祠下顧瞻山川慨焉興感書是說以辯云

筆說

燕之筆霜雪穎也勁而莫為屈楚之毫炎蒸之毳也柔而易為書勁與柔何俟多論獨念夫用之有難易也余以心無所用近集三代以來輔臣相業述調元

事鑑筆為日課資閒中一樂机格間燕楚之材皆具
柔和者易於得字腕不知勞也勁挺者艱于如意手
指既据致牽其臂而為困然不數日燕鋒方練布畫
愈精顧楚產已敗而不任吾用矣予於是乎感焉曰
此何異于相之用人也昔霍將軍子孟欲顯事權利
其庸鄙者相故李蔡石慶王訢楊敞使之克位而已
霍終不聞讜言其族隨敗而無餘唐相蕭嵩亦以韓
休柔易而薦之及其當位持議方剛殆不少撓至有
不意能尔之嘆而開元之政射有可觀後之君子居
于人上者正當毋友不如己者可也苟專以庸鄙便
己為心其如邦家何作筆說至元丙戌夏六月三日
也

龜蛇說

己丑歲秋八月癸亥有玄龜丹蛇見于太乙宮之書
院鍊師范君再拜以禎祥來請予為之說曰蛇虺在
所有而玄龜不常見一旦蹕跚蛇虺並出而偕行此
又觀之罕也二者化精水火玄武表甲以自壯靈蛇
搖毒以螫人故古者師行圖形旗旄用先啓行加招
搖於上俾急繕其怒以示禦侮毒暴之戒今六代純
一師奉命齎斗積有歲時豈精誠感格當進作之
際堅勁衆怒俾禦侮警暴陰為之祥邪然禋于彼而
見於符籙所在者豈祭法從出昭其教之本邪不然
昔昭應宮因二物畢至靈宇斯建抑亦壽宮將欲復
增光舊物此為有開之先兆邪吾不得而詳也作龜

蛇同出說冬十月三日書

牛生字說

全閩鉄官屬吏曰牛生者東平人世儒家尚氣義好刀劍或欲之雖千金不恡聞余名甚喜通謁來拜予曰汝非文星者乎唯而不敢當吾自壯歲亦以論文說劍為喜今雖耄氣習未除也遂與談古今劔器雄震雌縵者數品至有所未聞而未見者若欲吐燕趙勁氣而來吳越之清風也已而踞請曰星之表字走有所未安幸憲使與易而淬礪之因謂之曰維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然經緯昭布天之空文也昔龍泉下狀紫氣上鬱張雷識之得二者于幽圖之下嗚呼一物之靈有如是者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物猶能以氣而上達人固當以文而致昌其以文昌字之可也牛生其勗哉毋怠於是書以為贈

米少尹名字說

人之性有生而即敏者有學而後敏者要之生而開敏者為上習而成性者次之劔倅米君燕產世為西域人性開敏樂於為善嘗憶其兄中丞丁多故際衆無異議中外稱其善良予過劔浦米來求名因訓之曰閩閩者生其善心顯其可踐迹也內不先開英何為而發故字之曰英甫兼汝年方壯功名鼎來若能以乃兄為法篤其良心踐其善迹是不負天性幼成訓夫閩之之義也英甫其勉旃庚寅九月十二日書

於南劍廳事

孫韃即名字說

六藝以射為重三代所以觀德而貢士也故男子始
生懸弧矢於門俾射上下四方示有事於他日也元
孫韃將生之夕總戎晉人杜侯以竹籥五十遺余侯
甫去而韃生其開先慶璋名遂生來之兆為不偶然
者昭昭矣今生十有八歲姿妍靜學習頗嚮方訓名
象德不即開先之祥而用之將何求故以筇名之而
以君貢字焉亦因饋命鯉之義乃告之曰雲夢之竹
天下之美材其采而貢之者將達之於王庭修夫射
宮大用以明擇士之道其為物豈不重哉然矢之為
矢必須辨陰陽相博勁矯揉以端其紆趨文彩以煥

其羽筇堅銳以利其鋒鏃而後可以洞遠而搏鵠不
然雖公佗養由之伎且將不吾取矣嗚呼筇王氏由
農而士嗣志讀書迨于汝蓋五世于茲吾老矣其所
以望於汝者端重持其中和易接于外不使一毫怠
惰之氣設于而身以之效用致遠而光大

先世之業小子筇其服之母歎至元壬辰秋九月十
二日少中大夫祖父秋澗老人訓示

叔父後

谿題示

訓汝諄諄意竒文見乃翁洞隆威可大樓鵠體須中
既應開先兆當知矯揉功遠期邇近效羽夾看摩空

樂全老人說

昔太史公傳貨殖以素封而名家甚夥然富而好禮

享所有而全其樂者蓋亦鮮矣林氏系蘇門望族君
玉雖治產時遂處心遠大資之以發其身者良有足
取為人志明而氣銳樂賢好客教子孫讀書顧一事
不肯屑屑出人後通都大邑居奇貨儉羸羨掉臂于
陶朱猗頓間千金之產有過而弗觀者至親近名士
大夫風雨寒暑奔奔不避如鹿庵顯軒二大老愛其疏
通知變皆歎與其進遂資藉于仲先為時聞人故其
好事之名高出行犇達官時貴踵接於門者無虛日
家則藏書有閣園外思親有亭植佳花釀名酒客至
則擊鮮為具賓醉而後已窮年而不厭也今年七十
有五視聽聰明行步加健飲啖如五六十人既富而
壽壽而安安而能享承家有子純存而特達釋負有

孫善繼而克荷歲時燕喜朋簪四盃兒孫滿前奉觴
拜壽樂融融也一門之中百順坐集何其秉之厚樂
之全且見其禮義之生于家也予以世姻故游最狎
因舉曾有慶謂子仲曰若迺父克享所有以齒以德
扳古人之例宜易名以顯異之若等以為何如曰謹
唯命遂以樂全老人目之異時瞻喬木禮高年使誥
雲綯綵爛馬盈門是將望于若子若孫者未必不張
本於斯耶已而子元來請其說於是乎筆以為贈歲
壬辰至元廿九年履端日書

劈正斧辯

斧斲蒼玉為之長徑九寸有幾鍼之刃滿六寸額下
畧齟齬之中堅厚二寸強龍首呀脗嚙於口作兩段

吞答腦與刀通以柯貫之上以雙螭螭冒其端下以
玉束琯承其竅華潤緻密無微疵可摘神兵凜肅真
秘寶也且斧者黼也黑白二色相次故以水蒼玉象
之三代之制云兵刑喪祀用之飾怒以賜殺執之以
就列示威以啓行而已今則天子正衙朝會命冕執
中立以磅正為義莫究所從來然法物變易多自孤
隋李唐因之有不能廢焉者欤又制度追琢以近代
工較之非隋唐莫之能作豈磅正之論權輿于二代
間邪嗚呼斷之為德至矣昔存成以優游不斷漢鼎
遂傾憲宗知惟斷有成惟西克平是既繡于裳繪於
袞織於篋畫於幕今復植立以肅正朝古之人納君
於正去邪勿疑寓德威于物以將其果毅者俾無或

忽也垂戒之義深矣至元癸巳春三月廿六日因閱
寶偕御史商琥修撰魏必復觀於侍儀法物庫偶憶
近歲夢先師命予賦朱于玉戚今日廼與神物會遇
焉所謂嗜慾將至有開必先者也作磅正斧辯

王氏冬藏圖說

夫出處語默君子固由其中然造物者不無意於其
間也適事殷之時引之靜處使遠其各人意若中有
所惜我可忽其所事哉曰事謂何靜而積學以俟夫
動而有為也傳不云乎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
則何以哉况苒苒而來我悠悠而過心放而不思其
求學雜而不至于穀坐靡光景日就衰謝則曰人不
我知時不吾用其為惑也亦已甚矣今將收放豚以

入其筮屏吾雜以絕其害朝焉而經暮焉而史經則
所以端吾體於中史則所以驗吾用於外且為夕之
所不能夕補旦之所不足要本先定力以固窮終精
思以求道貫夫六藝之旨而醺酢乎事變之來者如
斯而已矣至于無益之談不切之務昏怠之氣過分
之思合俗徇情微逐佻達一日三秋之戒廢日廢身
之喻又見夫左箴右銘做其敬之未莊心之所不力
也嗚呼昔孔宣父稱顏氏子其殆庶幾豈非三月不
違其仁乃優入聖域之要也歟予嘗求是心渾然無
間於一時之久者無他政自敬與義夫持動與靜交
相養故也若夫冬者歲之一時猶夜之所當息也又
易曰艮其趾時止也雖止不終已而須其所止者

蓋成于終而後有以成乎物之始此冬藏之所以作
也至元廿四年丁亥陽月朔日云

度曲說

敬齋李先生晚年以歌酒自娛既耄雖不復而倩猶
獨至每興來輒持空杯令門人鄙生放聲長歌以導
歡暢或不如指先生以己之所得教之遂執其手而
高下之使視焉以諧其節奏雲起雪飛窮要肢而後已
公亦醺然也丁亥冬十月八日飲李氏新篋偶及分
村歌節信主士達仍為發此冲冲然殊有所適昔孔
宣父與人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焉又漢人例蓄聲
樂唐之士夫皆有音樂由是而觀歌之為藝亦未可
入也先生以材德主盟斯文六十餘年予總得一拜

履綦及過元氏先生墓草已宿何先賢風流蘊藉不容多得也如是可勝嘆哉吾特書此異時會與簡之鄙君相值於光風霽月之前拊掌談笑中郎之文采風流不無彷彿于眉睫之間也士達其志之又從而為之諱曰我觀夏禮杞固不足徵兮吾道綫如賢獻日以零兮斯文未喪其將孰為興兮噫

中說

聖人垂教千言萬論獨以中為天下之達道者天體如是也且天地周圍三百六十五度而南北二極揆上崧高乃天之中心也故定極焉然後天地位而萬象則其法焉故過則為差不及則氣不能成歲折而中半二九一十八則度之數又稱停不偏矣人出

於兩間受其中以生是謂之理理者仁義禮智之謂由是觀之聖人之為教所以因其材而篤焉舍是何以為物何以為則故董子有言道之大原出於天其斯之謂歟於是述中說至元戊子端午日雨中書

命說

姬仲實者名思誠真定靈壽人幼業儒兼該陰陽氣數之學今年四十有九以耕稼歸隱孤虛取名非本志也至元二十五年自趙過衛將還裕之方城縣合河鄉之新居為予作一日之留得略談三命之理知姬之所得絕與眾人不同其法大抵取先天二氣五行萃合一處以盛衰偏枯尅陷扶助就其胚胎截長補短互相乘除度其造化虛實得中與否然後斷其衰

旺成敗何如耳且謂予身自乙巳至甲辰兩運極安
靜得壽垂老若無疾恙予莞而謂曰所獲多矣尚何
異云又云人不富貴者若有學問即與享用者同樂
又曰品秩入格局者極難因說賤庚即今大運見在
乙巳巳中閻戊人皆以破丁官者戊也然戊居巳若無
力不妨姬曰不然祇為戊字居巳無力故官氣不旺
何則日居丁卯火取月壬子為水丁之官子却為卯
相刑剋使壬子散漫卒不得用若戊土建旺即成涯
岸其水自可浮舟楫潤物類今年歲君雖是戊子戊
旅寓於子非土之正位亦不克助噪開歲己丑用神
戊辰皆土 恐却得扶藉作內作外皆獲助益蓋
上下氣體皆順故也又以六壬占得一課其名見幾

初傳功曹次傳從魁末傳天綱中間所有動靜不涉
虛妄其占云功曹者官府之吏長起發其事者也從
魁氣母之杓斟酌與奪是大人之主斷者天綱即斗
之標係從而贊輔者也謂如杓有柅用柄自然來隨
將來所應多是武秩文用今歲窮臘來春孟仲間其
事可驗門下自來占決無得似此課皆順無逆有成
不妄也幸切記勿忘時歲八月十二日甲子未刺事
也因念遠出近吉君子之恒心故數占而不厭惡直
喜謏世俗之常態多願聞而受愚至有求其所不可
得避其所不可免中無蔽志一聽於卜神亦不為之
占矣且不測者陰陽之神也孰為細人寡聞者可得
臆而度思彼妄意受愚者是特疏釋一時之隕獲耳

苟非理之所在義之所當行者其行憤警俗虛高務
悅之說君子雖聞之而弗由也然所以見其彼之云
云者試以吾之所在而當行者且念夫彼之殊異於
衆人之所謂者果孰得而孰失哉作命說

金從革說

予嘗侍坐于丞相史公昭文先生談歲序攬搭之
說不爾四時不續歲功不成開府以未之聞而喜甚
繼以鼓鑄事語予曰汝知夫金之從革乎工人搏沙
為範力甚疏弱以金熾烈之氣瀉而就器彼樣度之
方圓文章之緻密顧雖絲髮之微其脉絡縱橫莫不
克滿爛然可觀有非人力所能然者何則方金之在
鎔也猶氣之氤于範圍間也彼燁燁融融揚彩委質

既為之氣蓋有無不者所謂氣不周者是也予
以晚進學淺尊卑勢殊有所聞不敢質其所從來後
乃知據易說莊解而云其敷言甚翫縷也以今思之
為予而發者多矣予平生疏直強項氣少不人下而
於世每竒而不耦先生以不屑誨之蓋先說欲學者
細繹其道貴夫造之深也後一說以變化氣質為先
欲澄治粗厲俾就夫氣之中且和也此豈唯予益實
於世教有補惠夫後學者深矣因追錄前言述從革
說馬氏子處禮世治家氣清而志學來求予訓辭特
書此以貽之

古文今文難易不同說

訓誥誓命等文體固不同要本聖賢以彛典明天理

本人情統群心而已然古今辭文有難易相反者先儒論難終未明了以予度之書之為策須史氏潤色隱括既出衆手性異好尚學有深淺才有高下筆有強弱而辭有澁易故也九峯疑其勝女口傳者偏記其難孔壁後得者反為平易反覆究說似遠而泥謂如尹之訓賢君也當深而易庚之誥民庶也當易而深又周書五誥齧牙詰曲叮嚀委曲有不易曉者此無他一繫夫當時人情勢有不得不然者更值夫史氏之尚奇者一向艱澁韜其幽光以成垂瀨灑灑之體耳蔡氏復以紀實難工雅辭易好為辯是亦主其措辭為言然不破此恐杜後來者詳說使學者躍如求於耳目聞見之外也

商魯頌次叙說

韓陳二生問魯繼周頌商次魯頌之後何居余曰三百篇皆周詩魯則列國蓋周之胤商倍公又魯之賢君天下無王蕩蕩板板而周禮盡在於魯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賢諸侯不與將疇歸恐亦書終以秦誓繼之之義也若商頌次之魯上殷周之先代前後不叙意者孔子殷後又當斯友之主那等樂歌皆成湯高宗盛烈其聲其靈赫赫濯濯如此為子孫者刪次之際偶得是篇于大師可忽而不錄仍附于後以終其絃誦之意恐或然歟

百獸率舞說

百獸率舞先儒皆無明文所以然者豈上世四靈在

郊樂與天地應氣故幽則神和於上明則物和於野
正緣史官形容四靈等瑞以見其氣和之至且如唐
明皇舞馬止是一時教習即能驤首振鬣嘶杯上進
應樂節不差况聖人教化極和感發動盪上下同流
信及咸若有自然而然者予故曰歟之率馴蓋實有
之非溢美辭也不然則鳳凰來儀亦可為疑了

電說

陶晉卿說獲嘉縣今年五月初雨電為災其大如杯
拳桑棗皆戕折無餘及多拔大木有提去百步者如此
凡一十八村其可畏也予曰天地間無別物只是陰
陽二氣交感而已雨露霜雪如常者天地和恒之氣
也唯其弗和致有此氣異蓋陰沴乖戾之氣從中脅而

成之其大小即隨所感輕重而然木拔與去此是伏
陰搏陽而奮木適與之值遂突而出耳氣盛物微吹
而去之氣散自墜於下予二十歲時行共山道中望
羊角風自西南來蓬勃力數百畝吹駕大柝於塵空
上者數十株正此同耳申豐云雨雹山有冰不藏藏
無棄餘所致且一歲山谷間陰積不釋者若一一藏
之庸能既乎又遺堅志說有人雨過山行觀大木忽拔至聞
其陰靈用力過而自絕倒者是皆齊東野人之語

士當教子說

予嘗疑士大夫多不教子求其情而不得乃臆為之
說曰儒昏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學者有牛毛鱗
角之嘆其成難也如此豈謂是歟且以己况之攻若

如辛焦心勞思積數十寒暑之勤僅得猥列士行否
者將何所冀哉故往往多不以所難強其所不能寧
從彼好使易為立身耳然螺贏虫之最微者尚能負
螟蛉振羽而祝之曰類我類我况人乎彼或不賢為
父兄者固當擇其師課其力誘之掖之俾極其所進
之方果鞭而不前然後隨其所樂以畢父兄之責此
吾儕當然之理也然自非下愚不移天下無不易之
俗人無有不變之姿只在夫發藥者如何耳為子弟
者至此日當愧恥無地心憤口排勉立志節人十之
已百之人百之已千之若恐不及為心又使昏惰之
氣不設于其身可也
先君亦嘗有言曰民士為重學有成高出一世如其

無成不衆人若委而棄之此何足以有為是則賢不
肖其間不能以寸孟軻氏之言責固不為過矣又父
兄不能久視長在一旦哀謝觀彼之子孫若是之高
我之門戶如此之卑家聲日替世業一空幾何不嘆
息而悵悵于斯也近一素宦以家學校其子三俱有
所立尚以未登仕版至告人曰吾死目且不瞑矣父
母之心天下一也况其所業未就學幸得而不自強
才可進而乃自畫其為父母者安得其心不攸困者
哉作士須教子說

周景王大泉說

世之嗜古者多尚鼎鐘鼎鐘往往偽出古而真者莫
錢若也燭簿晉卿好古泉而得大泉五十者攷之譜

籍蓋周景王所更大錢大夫單旗諱之以為不可者是也其形徑一寸二分其重積十二銖今則半兩也以歲月計之自景王迄今幾二千年矣其文與周郭肉好精緻堅凝略不為之齧蝕信哉前代制作後人有不可企及者嗚呼陶子其寶之無斁安知無被鞞杖策踵門而來丐者乎昨日歸卧春露堂既覺適覺筆研在几偶為書之覺體中不佳拂拂然從筆端出去矣至元二十四年秋七月丁酉戲題

賣鬼說

伊川先生見賣鬼云此亦可以畫卦或者曰何謂也余曰物盈天地間皆從氤氲一氣中來所謂萬物一太極也卦之畫一陰一陽而已鬼亦具其二者之氣

耳見鬼亦可以畫卦蓋謂有此理耳故又曰不特龜馬之顯著者焉

二馬圖說

明昌初西夏國母病章廟遣尚鑿往治愈之獻名馬回謝一曰進御以試良德即旋馬上怒命太僕驅去窮白力斃之未夕返往馳五百餘里歸望天旆振鬣長鳴若無事然自是以一骨當御今觀此二馬毛烙駭異黃門飛鞚迅若游龍豈非當授轡之初邪嗚呼馬臣類也食三品芻豆立內仗一鳴則黜之矣其或猥靡于心取媚于上以速見知皆非馬之良德也然則馬之為如之何而可曰有受策服勞不有其力以服芻豆秣之恩庶幾或從王事無成有終之義也作

二馬圖說

稼齋說 崔文字文卿

稼齋者府從事崔君之自名也求余以隸書冠於卷首余曰渠年少氣銳方馳聲膺仕以調議理務為事何以稼為豈起家隴畝揭焉而不忘其本耶豈食貧口衆祿不足以代其耕邪豈仕不為貧動久而思其靜邪曰崔氏世居荏平薄有田廬近在郊遂與城居不殊其靜僻殆谷耕林隱也往歲自海上罷官西歸脫煩鞅謝人事郊居者數月冲然大有所適方夏之初三農在田耘耔底績乎開軒卧治觀良苗之懷新有田峻之至喜及夫多稼雲如疑疑彌望庵觀銍川偃然觀崇墉之積賡豐年之歌動高廩之詠田里熙熙

熙物情交暢以己之樂而為衆樂因衆之安而為吾安是乃平昔明農私有所得於此也其為稼也不亦宜乎余曰四民之分各有攸業而進莫禁于仕退莫安于農仕則思吾所當安而明夫學之用也農則安吾所當遇而樂其身之適也若當仕而農將貽老農吾不如之鄙當稼而仕恐涉大易知進不知退之譏然進而懷靜退之心不猶愈于退而存不已之念也欵崔君其艾服官進進政而能先求其所當安而安之而後思己之所安是亦先其所憂而後樂其所樂之意也作稼說以貽之

李即中二子名說

即中李侯正卿有子二人俱教之讀書從弟孫問學

其勉勵資藉之者甚力其長姿頗篤厚次則似涉輕
俊然奉若父命周旋唯謹一日請訓名字于予迺告
之曰古人立名命字取義多端俱不若酌其才性優
劣就為教誡而抑揚之最為親切夫篤厚者必藻之
以才華所以彬其文質也故其長用質命名而字之
華甫輕俊者須濟之誠實所以備其材德也故次者
名之以俊而誠甫字焉嗚呼二子今而後當克制其
偏勝涵養其不足以造夫中庸之極他日立身行己
不致有過不及之差庶克荷汝父平昔提誨之責尚
佩服之母教

初民四子名說

汴梁士人初祐之治生而不求富樂善而不近名尊

賢者使教子讀書意在元宗起家介司計楊敬夫求
名字其四子予謂為善好學積累能文則協氣感發
其興也勃然如水之淵源滙流一旦洩溢騰而為雨
霧降而為川流有不期然而然者初氏子誠能勉力
進修則於志成美其庶幾乎故其名與字皆以水
命意焉澤字潤甫 淵字濟甫 源字浚甫 濤字
浩甫嗚呼小子其聽之母忽

王從事李明子說

季 兵馬指揮即前世執金吾職也其從事王
季 之 故人也以通家好出拜 其子詢夫
小 涉 即其命意以連僧易之因求訓誨迺

祖少從西庵楊叅政

樽俎士大夫間風流蘊藉以通才稱惜乎
汝父夙蒙中丞王西溪提誨持身從政不
失 不偶優游常調然在相衛故家間屈指
可數若家世之隆替係子孫之賢否欲其才賢讀書
修業而已在我者既盡達則身立名揚光昭世緒窮
則 為善人吉士此理之必然小子其服之母數
石抹氏子名字說

大德庚子冬秋澗翁步入文殊東院主僧量示予木
鏤瑞像一龕何精妙也詢其孰作曰汝南監郡石抹
君 也為人端整白晳辭語灑灑有章天性機巧
不待師授而能今年三十有三始筮仕入京師既而

僧印來謁言辭容止與向間昭合
資何出之晚耶答曰叔父國用從
四年母老侍疾持服 年茲皆家
觀光上國而名字未立 何以稱呼

先生顧卹為之訓誨曰勉夫志之
命名用世亨字之夫雕鏤刻畫特
志其遠者大者傳曰貞固足以幹事
亨誠能貞正以固其德幹敏以運其
昭先世之業乃所以望于吾子也其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七

行狀

故真定五路萬戶府叅議兼領衛州事王公
行狀

曾祖諱某

祖諱某

父諱某

滄州某里王某六十三狀

昔王延州有云君子有惠政而無異政史臣傳循吏
而無能吏故班孟堅叙龔黃鄭召諸人曰生有榮號
死見奉祀廩廩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德既肆乎循政
復極乎惠求之今人其惟王衛州乎公諱昌齡字顯
之姓王氏滄州人世雄于財以存義著稱鄉里公少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七

行狀

故真定五路萬戶府叅議兼領衛州事王公
行狀

曾祖諱某

祖諱某

父諱某

滄州某里王某六十三狀

昔王延州有云君子有惠政而無異政史臣傳循吏
而無能吏故班孟堅叙龔黃鄭召諸人曰生有榮號
死見奉祀廩廩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德既肆乎循政
復極乎惠求之今人其惟王衛州乎公諱昌齡字顯
之姓王氏滄州人世雄于財以存義著稱鄉里公少

穎悟不凡業儒學蘄然見頭角故大父臨終嘆曰王氏之宗善積有素嗣續弗絕必矣然起吾門者在此子也貞祐初滄景被兵破公以孤童子能依彊濟難間行歸汴抱負奇節時人未之知也正大末京城戒嚴北面元帥府以材幹辟公授帥府經歷官積勞遷明威將軍陳州防禦判官適書大丞相政總兵民撫鎮河朔開幕府舉良能恢弘父兄之業用薦者起公叅議幕府事公遂悉心畢力知無不為故得感同風雲合若符契國朝有事東南城攻野戰餘二十年公籌畫戎幄應變機權無戰無之以至冒矢石輸忠力作七氣雖一時輔佐有不克負荷者初王師次安陸負險之民盤結山谷間備禦完固艱於力取公慨

然以降集請行時人危之既抵壁宣示恩信喻以禍福竟招降而全活之歲丙申冬天兵次光州時餉道不繼主帥命公率十餘人乘筏入焦湖督運中流遇賊甚劇衆怖亂後傾身沒於水者半公獨神色益壯持兵殊死戰賊潰護所運以濟軍士賴之大振遂取光州凱還丞相嘉公伐謀制勝之略遂留公居守公遂附安反側市肆不易安堵如故幾於一載及策勳盟府主帥累公之績以聞朝廷褒寵之而後奉命北覲通名于天朝者數矣每以生民休戚軍國利病為己任而風沍寒往返之勞略不之卹也于今良法善政守而不失者多公所請云辛亥秋七月

先皇帝即位正封邑錫勳舊復以汲胙共獲新中山陽六縣之地封戶書大丞相若古采地然昭其功也時朝廷以汴洛荆徐畀丞相經畧之以衛乏人為憂且曰衛當四達之衝民疲事劇非得二千石循良者無以剷夷積弊涵養瘡痍也既難其人特命公領其事公下車以來敬以奉上恭以執事巨細不遺知所後先哀民之困於繭絲也均徭平賦以畜其力痛政之極於汚染也治官汰吏以清其源并容細民不擾市肆懋遷有無以通舟車捷隄防以捍水災課農桑以抑游手尊王人則修飾官舍免病涉則平治橋梁勵薄俗扶善良禮賢俊贖負乏行郭郭廣居屢通商惠工興滯補弊民不見吏而無吠警之虞士格所耻咸

有聞知之懼蓋公之治化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嚴而已衛自亂餘以來民耕植居郡東者多而泉水自鄗城而下崖岸平流駛如掌上稍東復與淇水合秋潦時至涇流之大南際漢金堤田廬為之一空公為隄黑蕩陂以禦之遂絕橫潰之患清水出山陽白鹿嵬公乃度原隰創溝澮溉田餘數百頃其興起狀利如此朝歌介邠鄘之間地迫山麓灌莽極目盜闖出沒越人於貨行者苦之公乃建議于漕臺周侯德甫州而縣之驛亭平襄南接頓丘於是潤藪之患息駟騎之力紓焉而德之波及鄰土者又如此既而丞相材公之為酬公之功以其子復克同知衛州節度使事遂有撫卹軍民均平差役勸課農桑裁決詞訟治効